

# 語絲

期七十二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

報費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廣告費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 李恩潭與葉愛羅

祖正

解題：——這是英國詩人箕茨 (John Keats, 1795—1821) 的一首十四行小詩 (Sonnet)。

箕茨能在英國文學中占最高的地位，不是長詩。乃是他的短詩的功勞。像雲雀歌，秋之頌，希臘古甕賦等都稱英詩中的絕唱。這首小詩在箕茨全集中不占重要地位；全集的編纂者把它歸入遺稿 (Posthumous & Fugitive Poems) 項下。這詩的著作年月又不甚詳確。最近學者間有把它推定到一八一六年三月的，那末比之一般稱為箕茨出世作的初見到吉伯曼的荷馬 (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 詩還早五六個月。後者的著作年月是同年十月。不是因為有此新發見，我就順流而下的說前者還要較勝於後者。這時有足以代表箕茨詩風的特長處，此其一。其次是讀了這詩後去聯想作者的生涯，更對於這詩

增愛好，對於詩人增嘆息。這些留待後段說，如今先把解題說罷。

這詩又名題李恩潭畫 (On a Picture of Leander)。是誰畫的，畫在那裏都已失考的了。這詩是詠在海面上成了尸體的李恩潭一張畫。傳說李恩潭是小亞細亞 Abydos 地方的一個青年。他和隔了 Hellespont 海峽，希臘的 Sestos 地方愛的女神 (Venus) 的一個女司祭相悅。這個女司祭就名葉愛羅 (Hero)。兩人忠實於交互的愛。入夜李恩潭必暗渡以求。葉愛羅又必高燃松明於海峽之西 Sestos 的高塔上，作李恩潭泅航的指歸處。如是者許久。一夜狂濤驟起，李恩潭正在游泳中。半途淹於海。葉愛羅傷極，卒以墜海以殉……聽聽也是十分哀艷的不愧為詩題。

譯意

美愛的姑娘們，暫停一回兒諠笑聲。

請你們，都來，屏息地，凝眸俯視；軟並香肩，緊攏玉手，彷彿是不堪正對那眼前爲了你們的一閃殉情者。可憐地淪埋到青春的闇夜裏去了——苦悶地沉沒到陰霾的荒海裏去了。這青年李恩潭，死命的揮攢；行將氣絕了，他還皺起了焦唇去尋那葉愛羅的香吻；隱隱的微笑，對答她的微笑。呀，可怕的幻夢！又看他的尸體幾重。雙臂和雙肩，一回兒隱現，一回兒他全不見；只有愛之香息泡沫般地堆起一縷縷如線！

原詩

Come hither all sweet maidens soberly,  
Down—looking aye and with a cha-

## 本日期錄

- 李恩潭與葉愛羅 祖正
- 春雨 章素園
- 尿菩薩 傅書邁
- 我們不是遇見了嗎？ 李遇安
- 通信 廢然 周作人

sten'd light,  
 Hid in the fringes of your eyelids  
 white,  
 And meekly let your fair hands joined  
 be,  
 As if so gentle that ye could not see,  
 Untouch'd, a victim of your beauty  
 bright,  
 Sinking away to his young spirit's  
 night,  
 Sinking bewilderd 'mid the dreary  
 sea:  
 'Tis Young Leander toiling to his dea-  
 th:  
 High swooning, he doth pures his wea-  
 ry lips  
 For Hero's cheek, and smiles aga-  
 inst her smile,  
 O horrid dream! see how his body  
 dips  
 Dead-heavy; arms and shoulders  
 gleam awhile:  
 He's gone: up bubbles all his amorous  
 breath!

譯後：——向來對於箕茨都說他是唱歌感覺美的  
 詩人。通讀他的詩，實在可有一個絢爛瑋

麗的感覺美的世界，展開在我們的心眼之前。這是他詩風的特質。這個特質就在這首早年的小詩裏也已顯現了一點。例如內中第一行“Sweet maidens”還只是空漠的一個概念罷了。『美愛的姑娘們』到底是怎樣的『美』和『愛』呢？第二行以下就是用了“chasten'd light”去看，看時又是“down-looking eye”的那種模樣。這是姑娘們的一種可『愛』處。那種 chasten'd light 又從 eyelids white (white eyelids)『明眸』的眼睫邊際 (the fringes) 現露出來的。這樣煞風景的疏解，其實我們的靈俊詩人早已發明『秋波』兩個連字的了。『秋波』還不『美』麼？原詩第四行以下的 and meekly let your fair hands joined be, As if so gentle that ye could not see,……那是既『美』且『愛』的了。這樣輕輕的幾筆，把幾惘窈窕十六七（有句 sweet seventeen 猶說二八年華也）的少女彷彿叫到了眼前來，要她們去看一個見不慣的光景初，看似乎我們的詩人難免有點粗魯。那麼樣的少女固然不必要把伊甸園裏亞當未嘗禁果以前的夏娃來比方：開放的新制初級中學的運動場上儘有那般天真爛漫的女孩子，任情恣性的賭着玩。如果在那時候有個把沒出息的男孩子偷偷地

向他認定的一個拋送情書，那末當事者的管理員覺察到了，自然應該按照校章處罰的。事情弄大了，社會上也許羣起攻擊說那種不良少年是未來男女交際，社交公開的孟賊。所以做校長的應該負責，就是事前也應嚴加防範，免受頑固者流的指摘或誹笑。但是做校長們的每每喜歡用他們或她們的眼鏡裏看來的世故人情，諄諄的對一些活潑少年男女說教，這也是桎梏人性不合於新教育法的。年長的兄弟們心中受過創傷的，或是過來人的獨身姑母輩也都不應該對於少年的姑娘們太把人情說得凶險了傷害她們蓓蕾樣的心。近代英國有一個神秘詩人說過的：女性最與自然相像。人們對於自然有時得到種種的恩賜，但有時也得到極酷的損害。好像有過這種意思的話。縱使蒙着了失錯，遭着了躓跌，要照那個詩人 (Greivson) 的意見，也只好像咒怨春時把繁花捲落了去的狂風一樣，一霎時就會心平的。像箕茨這首詩裏叫來的幾個少女，恐怕更其年青，更其天真。只恨自己不能回歸到運動場裏去一起玩，一起譁笑，（說箕茨在初見的女性之前迂拘得不堪，連話都說不出來的那種性質。）到底箕茨何必要粗魯到樣，特那地大聲喊叫了她們來去看一個垂死的青年呢？我思

之重思之想道：這是無意現露的箕茨性格中的嚴肅。真的詩人性格都有極嚴肅的一面。箕茨一向的定評中除了歌唱感覺美一項以外，又有略帶女性的纖弱 (a trace of effeminacy.) 一個毀譽。細味這首小詩，那亦可不攻自破。原詩末尾三行的生動活現，有箕茨的詳傳者及箕茨研究的權威學者 Sidney Colvin 的話證明說是難有凌駕的一種精約的表現法 (Concise used expression)。照修辭學裏講，那些抽象的形容詞例如『美』啦，『愛』啦，都是詩人最初在心眼上浮起的形容法。這是修辭的第一步，不免有些空漠 (Vagueness) 之感。再進一層，由抽象而到具像，方能精約的形容，給人以一種生動力 (vividness)。箕茨的詩風以感覺美著稱，也莫非是說明詩人成功的路徑罷了。箕茨的詩風固以感覺美著稱，而箕茨的精神却並不滿足於感覺美的享受。長詩靜眠與詩作 (Sleep & Poetry) 最足以證明箕茨詩人的氣概。他在這詩裏面宣言道：詩人須早早和享樂告別去尋繹人世的苦悶和奮鬥，這方可說是詩人高貴的生涯云云。

“And can I ever bid these joys  
farewell?  
Yes, I must pass them for a nel

life

Where I may find the agonies, the  
strife,  
Of human hearts.....”

這是原詩一百二十二行，至二十五行間的話。在這段之前列敘種種的享樂園亦是詩人所應該領略的；而箕茨的本懷最後還是同情於『激傲地把青春消費在歌唱裏而至於死的，那幾個孤寂的靈魂。』

“.....to give a welcoming

To some lone spirits who could  
proudly sing Their youth away,  
and die.....”

(217—219)

又因為箕茨是想『託生於詩神的宮殿，不然也寧可萎死于白楊樹下的。』

“If I hid myself, it sure shall be  
In the very fane, the light of Poe-  
sy:

If I do fall, at least I will be laid  
Beneath the silence of a poplar  
shade”

(27—218)

這是多應堅決的精神，徹底的態度！這是箕茨在詩作裏流露的精神，示露的態度，也就是箕茨短短的全生涯實現了的一貫的

精神和態度。我於我釋譯的那首小詩裏也發見這種精神和這種態度。

青年李恩潭竭其一生所追求的乃是一個名葉愛羅的女性。在此還不需搨出戀愛至上主義的一種信條來說明，就把箕茨的詩作來檢考，長詩“Endymion”裏的月神 Cynthia 和印度少女都是青年牧人 Endymion 所欣求的理想的美和現實的愛的兩個代表女性。如果有為的青年把前途豐富的理想寓之於初入世時所遇見的女性作為人生第一航程指歸處的話，那末詩中的女性葉愛羅怎麼不能說是青年李恩潭所欣求的理想的美和現實的愛呢！像具有這種意義的女性在作者詩人的箕茨生涯的初步中也曾遇見過。但是詩人的箕茨和詩作中的李恩潭不約而同的走到了同一個星光底下去。給 Miss Fanny Browne 背棄後的詩人箕茨，又陷入於不治的病，結果和李恩潭一樣『淪埋到青春的闇夜裏去。』箕茨的身死是在二十五歲。箕茨歿後稱為絕唱的詩作，在或一種的眼光裏看，不外是“Up bubbles all his amorous breath!”——『只有愛之香息泡沫般堆起一縷縷如線！』罷了。

實在這首小詩是比任那一部的箕茨傳還要精約的足以實說出箕茨的詩風，箕茨的生

涯和他的精神。後一代維多利亞朝的月桂冠詩人天宜孫 (Alfred Tennyson) (1809—1892) 曾把足以代表他一生涯健強和高貴精神的一首晚年的秀作 "Crossing the Bar" 囑付人家編在他全集的末尾。後人體諒詩人的命意，在任那一部的選集末尾必載該首四節十二行的小詩。如果我心愛的詩人有靈，再給我以研鑽的工夫和機會，也必定把這首小詩冠在我小小勞績的第一頁上。

還有幾句贅言想說。病中的無聊驅使我回到箕茨那邊去。也爲了這個無聊，疊贅不過的寫到了這裏。對於箕茨不能深切的介紹，這是目前所無可奈何的。至於荒謬之處樂聽大家的指正。狂妄的性子還不容我停止。本來文藝和大都的藝術一樣帶有一種象徵性。我把箕茨的這首小詩說足以實說出箕茨的詩風，箕茨的生涯和他的精神。這是在我尋繹出來的種種象徵意義。我在這三者之中又着重在箕茨想在詩裏表現的精神——那堅決的一貫的徹底的精神。因爲了這個哀艷的詩題，又使我想起『玫瑰花下死也甘心的』一句話來。縱使箕茨在這首小詩裏並未想說那種意義的話，而我們只看李恩潭冒險的精神和臨死的態度。覺得已足夠說他是配得上那句話的了。

美和其他的眞，善一樣，是生活中非求不可的。但是美的生活不僅僅是滿足於享樂。住在亞洲 Abydos 地方的一個青年李恩潭。愛慕了西歐文明淵源地希臘屬的 Sestos 地方的一個少女葉愛羅。李恩潭明知暗夜裏海泳的危險，而不顧的奮身以至於沉沒到荒海裏而死。……寫到這裏，覺得這首詩的象徵意義又暗默地移動了一個方面來了。百餘年前在羅馬死於失戀，死于苛酷批評家的攻擊，死於肺勞虫的侵蝕的一個青年詩人，那炯然的目光好像注射在遠東新開國的一般有志青年們的身上來了：

"But off Despondence! miserable band!  
They should not know thee, who  
athirst to gain a noble end, are  
thirsty every hour."

(Sleep & Poetry 281—3.)

一九二五·三·二一，廬山乾元宮。

## 春雨

章素園

在乾坑的，塵沙飛揚的北京城裏，本來不多雨。這幾天，不知爲了什麼，落了一次，今晚又落起來了——，想是送暮春的。

我的心陡然憶起當日青年爭相傳說的一件故事：

在古老的支那有一塊曾經被外人蹂躪過的地方，早年來過了一個這樣的異省少女：縞衣素手，意態幽然；每當午後，烈日偏西的時候，母親睡了午覺，她攬着唯一的親密的伴侶——約有六七歲的小弟弟，一陣輕啓了屏門，向外面走去。

日子經久了，母親有時醒來，不見愛女，便着人在外尋找。

『媽媽，我和姐姐在那邊看學生體操，』剛一進門，小弟弟便這樣說了。

母親凝視着愛女，隱忍一聲不語；愛女看了一看母親，彷彿含有幾分羞怯更有幾絲怒意似的。

然而異鄉作客，這些微的隔膜都在親愛中燃燒去了。

有一日，小弟弟從外面跑回來，手裏拿着糖菓，笑迷迷地進了姐姐屋裏。

『姐姐，——他進了房門便說——那邊有個學生給我買的這東西，他原先本說帶我去摘野菓。』

少女兩頰微泛紅意了，彷彿更帶點熱；她的心鹿鹿在跳，把將小弟弟緊緊摟住，小弟弟幾乎急得要哭了。

『哦，他別的可說了什麼？』少女輕輕地問，更顯得不安了。

小孩子搖一搖頭，從她的懷中脫出，將糖菓向口中一塞，便跑往門外不見了。

日子經久了，小弟弟手中時常不斷響着；姐姐對小弟弟也更日加熱愛起來了。

太陽快下山了。少女臨在階前，注視着遠方紅光燦爛的暮霞；在這暮霞的裏面彷彿有一種神祕的，不可言說——尤其對於少女——的東西似的。

這時候，小弟弟從外面走來，低低地說：

『姐姐，你回答他的，我已告訴他了。哦，你看這——』小弟弟說着這話，便將紙條遞給了姐姐。她順手將紙條塞進自己的口袋裏。

『小弟弟，——她說：——我們一同到後園裏去，我捉蜻蜓和蝴蝶給你。』

『好』小弟弟答了一聲，她們便攜手走去了。

夜色蒼籠了大地。青藤下，微風吹來，感受到絲絲地涼意。少女心中在想；『我明日傍晚怎好去踐約會他呢？倘若我的母親，倘若這四周的鄰人要是知道……不過這也不大要緊。我害怕，我莫明其妙的畏懼，我很害怕初次看見了他……』這時候，在少女的腦海裏，現出一條滿生了綠草的蜿蜒的小道向海邊進去。在這小道上，有個青年，穿着海軍制服，面孔紅

白，身體異常秀健，……少女想，『倘若我也隨着這位少年順這山路走去，到了海邊，我們又將說些什麼呢？——』『不去，——』這只在少女意念的困難中一現，便又如迅速的流星一般躲起了。

晚鐘敲了十下，慈母呼愛女就寢。

前面是無際涯的大海，兩旁環繞了葱籠的叢山，小道上，夕陽下，隱約着兩個人影，緩緩地前進。

這時候，不知為什麼消息透露到全校中的同學耳中了。在一種不可明的力的支配下，成羣的青年拋下了晚餐，如中瘋魔似的，也走上小道了。

海風吹得正緊，野木忽忽有聲，可憐在這異樣的衰老的支那古邦的命運壓抑着的他們，心血異常的沸騰起來了；他們想一探這神祕究竟。

海天，樹木，野草，晚烟，暮霞……作了這奇蹟的陪襯。

少女，面臨大海，當着晚風，挺立在海邊不動，……晚潮漸漸地上來了，浸溼了她的足下的沙石，一轉眼便又將她的兩腳蓋下了，……成羣的學生在四外做了弓形坐着圍着她和他，……最後有人提議：『如果她說一聲：『請你們回去』我們大家便走。』

少女，面臨大海，當着晚風，挺立在海邊一動不動。……

晚潮漸漸地上來了。……

此時除低微的波聲，一切都暫浸在沉默裏。猝然間，好像發生了什麼駭人的意外似的，學生都緊張地，慌忙地先後立了起來，折向舊道走去。『他』呢，在這遽烈的變化下，轉睛一看，也便默然的隨着他們。

晚潮是更高漲起來了。……

『銀姑娘！』——尖銳的急迫的喊聲從一個約摸着有五十歲上下的，身着海軍軍官制服的，鑼鑼的老人口中發出：——『你怎麼還站在這裏？』

少女聽明了這正是她的父親至友——極熟悉的海軍校長的聲音，她便轉過了低垂的頭，從晚潮中走出。

兩頰映着夕陽和晚霞，紅暈得不堪了。

美麗的時光和美麗的心情，截逝然去。

熱鬧，惱人的四壁緊包了少女的未消盡的殘夏。有時弟弟邀請姐姐一同出去，她便婉辭了他；『我們就在這看一看晚霞吧？』

綠蔭下面，母親晚間愛講些故事，聽得起勁時，倒也可減却苦惱。只是……只是當晚

風從遠遠的，遠遠的海邊送來晚潮的低低的細語的時候，她却靜靜地，靜靜地，若有所感似的，和着沙沙的葉聲，暗暗地流下淚來。

殘夏急馳過去，不久她便回到P.城的學校了，在苦惱而且不敢向別人訴語時，她便將這生命上深刻了痕迹的隱情微微洩露我潔白的紙上。

久之，她便成了一時享名的著作家——R.君，——有些人這樣說。

我隨手捻滅了燈，春雨仍滴瀝地下着。這從未會有的剎時的淒涼涼爽的意緒仍繼續飄浮在陡然陰沉的黑暗裏。

——一九二五，四，二二，晚雨時記。

## 屎菩薩

傅書邁

崇佛國某村翁走到無佛國，見路傍一土偶，納頭便拜。他只覺得土隅恍惚靈山大佛，不問其他。屎菩薩不覺大喜，仰天笑道，

老天！你爲什麼要那般怪高？你看我鎮座塵土上，受領他們的頂禮，何等的榮光？我想除半開化的人們會禮拜你以外，現代的人，文明的人心都從超越虛無的天宮，跑到具體着實的地上。現代的人是不是已經向你完全告辭？我想以後是我的世界了！

我爲什麼是不潔？我想再沒有比我更潔的

了。呵呵，老天，你何曾知道真正的潔！我想大宇宙裏面什麼都是潔，所以什麼都不潔；什麼都不潔，所以什麼都潔。你孤懸虛玄，誰知你十分不潔！可笑，你自命清高，矜誇純潔。呵，老天，你所以不潔！

我說，人們努力的結晶，就是我的心。聳立雲霄的紀功碑，不過是二三人們的華夢，何曾可比我的心？阿，老天，人們全體的紀功碑，這就是我的心。

你們必那麼高？他們既摩不著，走不到，我說你不必有罷。我不知你去人們多少遠，億萬里，千百萬億萬里，幾千百萬億萬光年里，怎能於堂堂的人們相干？不相干，除非你跑下億萬年來的寶座，來到實地上作他們的伴！也許你明，也許你清，老天，其如於人們不相干！也許你上面有瓊樓玉宇，也許上面有帝子的仙都。阿，老天，其如於人們——堂堂的人們——不是相干？哈哈，老天，所以你沒有權威，可以左右他們的行止；更沒有價值可受他們的頂禮！我看你必竟不過虛無漂渺的煙霞，暫時的幻影；既沒有體，也沒有質。一旦日吹雨打，何會有少許的形跡？

哈哈，老天，他們畢竟崇拜我，頂禮我，說我是他們的上帝，唯一的神！哈哈，我竟這般的偉！是，對，我是他們的上帝。請看我祝福了的就生；呪了的，誰能逃脫永遠的滅

毀？創造原是我的遊戲；宇宙的運命，何能逃出我的心意？億萬年前，也許你的威權和我一般的偉；也許你曾經降伏魔王，產生上帝的上帝。到如今雲淡風輕，於人們永遠却無絲毫的關係。也許我億萬年前，輕於塵屑的塵屑，誰料今日竟這般的威偉！哈哈，老天，億萬年後也許我必竟把你壓倒，使人們永遠望不見你的光輝！

天公聽了不覺狂妄，舉其掩蓋宇宙的宇宙的羽翼，奮臂高飛；一躍無窮，一蹤無止。

阿，老天，你的光太強，你的聲太響，何曾可透徹微菌的微菌的心底？你竟掉頭不顧，誰說你的暴戾？

## 我們不是遇見了麼？

李遇安

我們不是遇見了麼？  
我們遇見在太陽的光下。  
你爲什麼儘是低頭過去，  
却不開口說話？

你可愛的口啊，  
爲什麼牢牢的鎖住？  
是你自己禁閉了呢？  
還是誰何把它封固？

不管是你自己把它鎖住，  
 不管是誰何把它封固，  
 我要尋一個秘密的金鑰，  
 把你口上的鎖封除去。

你的口上流出歌聲，  
 那時我再問你。  
 問你從前那樣的愛我  
 爲什麼一無言語？

你的兩眼熱情的張望，  
 像朵朵星兒釘在海的胸膛。  
 我這雄渾純潔的心海呀，  
 時時爲着我的星兒盪漾。

你的眼裏閃着奇異的光輝，  
 你的笑裏浮着崇高的福趣，  
 由你全人可愛的表現裏，  
 已經暗示出宇宙甜蜜的消息。

我到初春的湖邊眺望，  
 你的愛影吻着湖水的紅日，  
 波浪也禁不住樂了，  
 笑着露出潔白的牙齒，

你曾在夢裏會我，昨兒晚上，  
 晚間的夢補充了我們白天的期望，  
 我的靈魂也曾假在你的夢牀，  
 你還記得麼？也是昨兒晚上。

你不要只是對着明鏡窺望，  
 明日的臉上將失了今日的春光  
 你看，你看那秋風掃着落葉，  
 落葉呀，又覆了一層冰霜。

時間的雙翼慢慢從我們身邊掠過，  
 正像嬌美春花，瞬即片片枯落，  
 枯落的花兒變成糞土，永遠，  
 永遠不能再作春花的朵朵。

我們不是遇見了麼？  
 我們遇見在太陽的光下。  
 我們爲什麼不走在了一起，  
 傾出我們埋着的心話？

我們不是遇見了麼？就是現在，  
 你我的身心不再作無益的徘徊。  
 你我趕緊把心話傾出，  
 就在現在，就在現在現在！

### 通信

啓明先生：

語絲的第二十四期買來已經好幾天了，但  
 未得細看；方才又偶然拿起，便看到了鳥的  
 故事一篇。在這篇作者的蕭保璜君，是因爲看  
 了先生所作鳥聲而引起思念江南故鄉的心情，  
 因而聯想起幾個鳥的故事，述出來以顯現江南  
 風景之佳麗。這似乎是一篇極優美的小品文字  
 了，然而，也許是我的賞鑑力太差罷，看完以  
 後，毫未感到優美，只有感到不快！

說到江南，我也曾到過幾個地方，他的景  
 物，在秀麗一方面講，誠然是勝於北地；然  
 而，所謂秀麗，也不見得無處不然罷？西子湖  
 中的魚影鶯聲，固足使人心曠神怡；但湖邊的  
 男喧女跑，也正俗不可耐！而況不中不西，非  
 驢非馬的洋樓，圍繞湖濱，早把對面的嵐翠帶  
 累得減色萬分了！

黃鶴樓頭，乞丐羣聚；洞庭湖畔，屎尿齊  
 拉。秦淮河一溝臭水，岳麓峯幾堆腐屍。——這  
 大概不是『江北』罷？

若說城市內外如此，自然之美多在鄉間，  
 也未見其盡然。矮小的茅屋中，蚊蠅擊鼓；黑  
 髒的池水上腥臭逼人。……閉目思之，這都  
 是那裏的現象！……我所以要陳列這些『江南  
 之不美』，並不是『外國也有臭蟲』的心理，

給我們沙漠一般的北方爭氣；不過覺得現在有些青年，思想不甚清晰，感覺不甚靈敏，偶在現實中得到一些安慰或竟是強自安慰，便不見全體之真像，自欺並以欺人之無謂耳。

其實，現實與理想多是不能相符。我們有時可幻構天國般的虛境以自慰，而現世並無天國。若說到兵正美化的人生之境，北方固去之十萬八千里，南方亦悉近在咫尺。真是，『四海八荒同一雲』啊！我們欲使人類達到理想地步，便應該大家一齊努力向上，用人力發展自然與人生之美。我們應效我們祖先之開山鑿路，披荆斬棘；雖西北一帶的沙漠，荒原，百年以後，也未嘗不可優遊於其間；絕不應視為非人所居，自己逃之天天，甘心留與禽獸作窟宅。我們不應有『民族的自大』，更不應有『地方的自大』。若坐享造物或古人的厚賜，而自已却不長進，懶惰性成，富貴驕人，此正戴季陶先生所謂『金粉文明』中人物也！竊不願吾青年滾滾趨向此路。

假使蕭君所寫的是一篇理想化的詩歌，我也不就不說這些廢話了。若是一種人生的態度，則我這些話似乎有說的必要罷？

我並不想與人辯難，不過因看了蕭君的文章，偶然觸起自己的感想，也隨便寫幾句而已。

先生以我的意思爲何如？

廢然五，二，於師大。

廢然先生

蕭君文章裏的當然只是理想化的江南。凡懷鄉懷國以及懷古，所懷者都無非空想中的情景。若講事實一樣沒有什麼可愛。在什麼書中（戀愛與心理分析？）見過這樣一節話，有某甲妻甚凶悍，在她死後某甲懷念幾成疾，對人輒稱道她的賢惠，因爲他忘記了生前的妻的凶悍，只記住一點點好處，逐漸以大以至佔據了心的全部。我們對於不在面前的事物不勝戀慕的時候，往往不免如此，似乎是不能深怪。但這自然不能憑信爲事實。

在我個人或者與大家稍有不同。照事實講來，浙東是我的第一故鄉，浙西是第二故鄉，南京第三，東京第四，北京第五。但我並不一定愛浙江。在中國我覺得還是北京最爲愉快，可以住居，除了那春夏的風塵稍可厭。以上五處之中常常令我懷念的倒是日本的東京以及九州關西一帶的地方，因爲在外國與現實社會較爲隔離，容易保存美的印象，或者還有別的原因。現在若中國則自然之美輒爲人事之醜惡所打破，至于連幻想也不易構成，所以在史跡上很負盛名的吳越在我的心中只聯想到毛笏楊

梅以及老酒，覺得可以享用，此外只有人民之鄙陋澆薄，天氣之潮濕，苦熱等等，引起不快的追憶。我生長于海邊的水鄉，現在雖不能說對於水完全沒有情愫，但也並不怎麼戀慕，去對著什刹海的池塘發怔。紹興的應天塔，南京的北極閣，都是我極熱的舊地，但回想起來也不能令我如何感動，反不如東京淺草的十二階更有一種親密之感，——前年大地震時倒坍了，很是可惜，猶如聽到老朋友家失火的消息，雷峯塔的倒掉只覺得失了一件古物。我這種的感想或者也不大合理亦未可知，不過各人有獨自經驗，感情往往受其影響而生變化，實在是沒法的事情。

在事實方面，你所說的努力用人力發展自然與人生之美，使牠成爲可愛的世界，是很對也是很要緊的。我們從理性上說應愛國，只是因爲不把本國弄好我們個人也不得自由生存，所以這是利害上的不得不然，並非真是從感情上來的離了利害關係的愛。要使他們真心地愛這國或鄉，須得先把牠弄成可愛的東西纔行。這一節所說的問題或者很有辯論的餘地，（在現今愛國教盛行的時候），我也不預備來攻打這個擂台，只是見了來信所說，姑且附述已見，表示贊同之意而已。

一九二五年五月七，周作人。